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二十五

明 湛若水 撰

慎言動下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風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臣若水通曰言一也而有四術焉何也隨感而發不可僭忒天之理也而或僭忒焉是不能謹矣故敬謹

者在人為之爾謹於心謹在言前天理渾存隨感而見各有攸當也於言已發而始思謹焉則駟不及舌矣況人君一言兆民賴之天地臨之鬼神司之可不慎乎

賈誼曰令行者必謹於言

臣若水通曰言者命令之所寓也命令教誡必允而後出則令出如流水以順人心其行也沛然莫之能禦矣

劉向說苑曰師經鼓琴衛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曰若堯舜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是堯舜恐人不違其言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桀紂恐人之違其言也恐人不違其言則言必謹矣恐人違其言則言必不謹矣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蓋人君言動之際實興喪之源一言而善則舉天下蒙其福一言而不善則舉天下受其殃君人者誠不可不慎也苟惟其言而莫予違則一人附之十人比之讒諂面諛無所不至禍天下可勝言哉

劉向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臣若水通曰出言如機言失不可轉也出言如兵言失反自傷也夫一言之失不可轉而反自傷豈不可

懼也哉劉向此言真可為人君慎言者之深警矣

韓愈擇言解曰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

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懼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

臣若水通曰韓愈擇言解水火之喻不違則為用違之則為災其意亦云切矣然而未知本也夫導水者於其源治火者於其焰有本者如是也火之失而水得以制之水之失而土得以制之猶假於他物也若夫言者心之發也自心失之自心慎之在我而已矣

豈假乎外哉亦敬諸心而已矣敬立則心存心存則
理定理定則明生夫其明之生也隨感而應雖欲其
言之過焉弗可得已而又奚待於擇乎是故君子之
學貴務其本而語默惟時

周惇頤通書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
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臣若水通曰文辭末也故謂之藝道德本也故謂之

實然本末不可偏廢故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則所謂仁義之言藹如也故美則人愛而傳之遠矣雖然猶似以藝實為二臣每讀程顥作字時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而深愛之由是而推焉則讀書作文而吾心之敬無不隨時而在則實與藝一時並行而德業文章合一矣此正今世時病之藥惟聖明體而行之以變士風之陋天下後世幸甚

周惇頤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

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臣若水通曰聖賢千言萬語皆為心也人心同然讀之者可以感其心矣故聖賢之言為感人心而設也是故可以開發聰明而喚醒人之良知如醉者夢者必喚之乃能醒也及其醒也乃已之知覺非人與之醒也後世之習遂以文辭為學而喪志於書懲之者乃欲遂廢經書是猶懲醉夢之深者而遂不喚之也故夫廢古訓而語者孔子不能也喪志於書冊者孔

子不為也是必有其道矣

程顥曰聖人之言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者何也以其中和也中和故其理一也德之盛也是故有德者必有言也賢人則不然語本而遺末語精而遺粗也何中和貫徹之有

邵雍曰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臣若水通曰言語之道感應而已矣未應不能顯已

應不能默是故應變之言如扣鐘矣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鳴不鳴在物而鐘未嘗不定也知此者可以知言語之道矣

張載曰辭取意達多則反害也

臣若水通曰言者心聲也故辭所以宣意也無意而言言愈多而意愈窒也已足故傷易而誕傷煩而支德之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張載之言其出於此乎

張載曰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有形者可以言盡而無形者不可以言盡德無形者也故其言之難知言之難則真知矣孟子謂浩然之氣難言程顥知其實有是氣亦可以見有德者之言矣

楊時上淵聖皇帝書畧曰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歛並行蠲除閭巷懽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寧迄於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

臣若水通曰詔令者人君之大號也信則天下信之

不信則天下疑之天下疑之雖小事而何濟天下信
之何大事之不成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況人君乎昔
商鞅欲變法先徙木立信於民況天下之主乎孔子
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此為人君者之所當慎
也

程頤嘗謂其兄顥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顥云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臣若水通曰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二者無一可者也是以君子或默或語顧其時何如爾此程顥之所以因人而施者其有得於孔子之遺意歟

元儒許衡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臣若水通曰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出也者謂

出於中也言辭由中而出則言自謹而無不踐之患矣惟不出諸中則朝更暮改欲民之信不可得也語曰信如四時堅如金石惟聖明留意焉

國朝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

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臣若水通曰人之言皆本於心也故心有所養明於道德通於世務則其發於言辭皆吾自得之實事典謨出師表之渾厚平正是不培養其本而徒靡麗於末滕口說爾此文風士習之所以日弊可歎也皇祖偃武修文之初拳拳以明道德通世務為至文崇典謨出師之渾厚黜相如楊雄之浮藻此文風士習

之所以一丕變矣乎今國家歷百六十年文辭之富麗甚矣轉移而挽回之復洪武淳朴之風在聖明一念之間爾語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文運與國運同隆污夫豈細故哉

洪武六年詔禁四六文詞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

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
駢麗奇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
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
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虛文所蔽其自今凡
告諭臣下詞務從簡古以革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
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臣若水通曰制誥王言也四六之文近俳文士之有
識者猶恥為之而況人君之嚴重乎表箋告君父之

言也四六之文近戲對尊已者猶不敢用之況君父之至尊乎皇祖諭辭臣以典謨訓誥質實無華次取漢魏韓柳誠有意於復古而振衰世之陋矣故當時制誥皆質實不用偶麗四六文風為之丕變臣每從舊臣家拜讀誥勅及洪武永樂試錄而欽慕之柰何近代誥勅復為四六之習似與國初漸不同矣書曰大哉王言此聖明之主所宜不崇朝而變之以復舊章者也臣不勝願望之至

洪武九年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
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
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於宮中復令誦之再
三採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喟然曰為君
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
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爾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
者具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復
自序其事於首

臣若水通曰伏觀皇祖於言求之以實而太素之言
乃應之以文非善言矣雖累萬餘言無足取者宜在
所惡也皇祖乃令擇其善者而行之可謂惡而知其
美矣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非好問好察之大智
其孰能之懿哉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太祖高皇帝遂命曾
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壅
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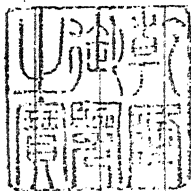
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
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
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
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
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
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
庶不負委任之意

臣若水通曰舜命龍云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

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夫允者信也言信之於心也聖祖命曾秉正為通政使勉其通達戒其壅蔽而必本於公清直亮之心其與舜命龍之出納而必欲其允於心者同一揆也夫通政者王言之得失所關也通政得其人則王言審矣若龍之在虞庭與臯夔稷契並稱皆有聖賢之德者也夫何後之任其職者取其聲華而不取其人品豈聖祖選擇秉正之盛心哉伏惟聖明其留意焉

國朝太祖皇帝欽定諸司職掌通政司職專出納帝命
凡有帝命必當詳審覆奏允當然後施行

臣若水通曰書云慎乃出令夫令者人君之喉舌所
以通德意致和氣於天下者也命令不慎則喉舌病
矣一身之精神血氣且不通而況望其通德意致和
氣於遠乎此聖祖之所以立通政專出納之深意也



格物通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二十八

至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蕭華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二十六

明 湛若水 撰

進德業一

易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在天則為元亨利貞之四德

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四德天即人人即天也故以
言乎天德之在人者一理之貫而元亨利貞分焉元
者理之生生不息道義之所從出而為萬善之長者
也亨者理之通達而粲然有等為事物之典要而衆
美之萃也利者理以裁制事物無所乖戾而至和也
貞者終始乎理事物歸根復命而幹具矣然而
元之於人也為仁以仁存心視萬物為一體而愛之
博矣故曰長人亨之於人也為禮所履者禮而天序

天秩行焉故曰合禮利之於人也為義義以制事物
各付物而無不順故曰和義貞之於人也為智智以
成物不失正理其事無不立故曰幹事君子行此四
德全體天理脗合天道與天為一矣如是則天之剛
健在我而元亨利貞之德在我我即天矣故曰乾元
亨利貞蓋至此則德與天合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文言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君德也

臣若水通曰乾體皆剛故為龍德二在卦之正中故曰龍德而正中有中正之龍德故能信言慎行閑其邪而誠自存則天下之理得矣善孰大焉然不過盡吾性分而已何伐焉于時出潛離隱德施普也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其化矣惟天下至聖為能化九二者在下之聖人也雖非君位而具人君之德也宜其人之利見也歟有志於聖人之德業者當以正中為志

文言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將何為哉唯進德脩業而已臣謂德業非二也本諸心而體用分焉德何為而進也內主忠信而无不實心與道一而德進矣業何為而脩也發吾心之誠而達於辭

誠以辭立而業居矣德業以言其學之至也知行其功矣察見天理之本體知至矣而求以至之知先於行其知幾矣要終道體之大用知終矣而實踐以終之行隨知後其存義矣德業一理也知行同功也知行並進而德業脩德業脩則居上下之際而驕吝之心亡三處上下之際可危懼者也然而無咎矣此聖人之學也乾道也君子體乾者可不務乎

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臣若水通曰君德之成在學而已學之道知行而已
學者覺也覺然後知疑而問學聚問辨以擴吾心之
良知知之事也其道至大不可不寬宏其心以體之
不可不純粹其心以行之寬居仁行以存吾心之天
理行之事也知行並進如目視而足履學之道盡於
此矣君德成人斯利見之豈能已哉

坤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臣若水通曰坤體六二柔順中正有直方大之德故解其義如此夫人心一理也以言乎本體之正則直矣以言乎制用之宜則方矣皆性之德也敬義者合內外之道也君子學以復其性者也學之道敬義而已矣勿忘勿助敬存而心直立其體也隨事順理義形而事方制其用也敬義非二也在心為敬在事為

義敬義並行心事合一上達天德而德盛不孤全體
不虧大孰過焉由直方以至大舉而措之則用周而
施利也夫何疑哉抑嘗因程顥之言而推之誠明並
進聖人之學也乾道也敬義並立賢人之學也坤道
也由賢以至聖則坤進於乾道矣其學之極功乎
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臣若水通曰黃中色也坤之六五中正故為黃中正

位之象黃中通理者中德之在內通該乎萬理也正
位居體者坤為臣道雖居正位而處臣體也然雖居
臣體而中正故德美中積性立而道行焉本諸在中
之美而和生焉暢於四支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發於
事業則脩道教致中和成治化而天地萬物位育矣
皆中德之貫通也美之著也其盛德大業至矣哉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臣若水通曰蒙艮上坎下故為山下出泉之象泉之

初出山下如物之初生蒙稱故為蒙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德者心之天理行者心之存發君子於蒙之初初心未遠天理著見天德未鑿何以育之果於行而已果者陽剛之決也君子於心之所存所發而行之果決則可涵養其德性擴充其良知良能之德而進於聖矣不然終其身而困於蒙也吝孰甚焉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臣若水通曰程頤云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

君子觀升之象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臣
謂德者性之本體廣大而高明也脩德者之復其初
也非可以超造也隨時隨處敬以存夫天理之本體
積其小而高明廣大焉復其初之本體而已矣德日
積而不自知美大聖神豈不可以馴至矣乎

繫辭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
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

中矣

臣若水通曰乾易坤簡者造化之理人得造化之理以生所謂天理也天理自然無所矯強故謂之易天理流行不事安排故謂之簡易則明白可見故易知易知則日見切近故有親而可久矣非賢人之德乎簡則行所無事故易於從事易從則日見積累故有功而可大矣非賢人之業乎由守而化則聖矣其至易至簡乎至易以該乎天下之至博也至簡以該乎

天下之至煩也易簡之德天地人一之者也其參天地而為三宜矣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盛德大業至矣哉

繫辭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臣若水通曰易者非他也理也聖人歎易理之至其感深矣所以致德業之盛者此也所以行天地之中

者此也德業者一理而體用分焉者也故聖人之崇德廣業皆理也察見天理而極其精則知崇矣其效天之高明乎體行天理而極其篤則禮卑矣其法地之博厚乎天地一氣也知禮一致也天常包乎地知常包乎禮而皆不外乎易理也易理何所寓乎天地立乾坤設而易理寓乎其中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之謂也聖人知知禮行則天命本然之性存之又存大本立而達道行本立而道生則天地之易

在我矣其猶門乎夫始則體易以成性終則易自我
出聖人用易之功化至矣哉

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臣若水通曰神化者張載云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
測為神德業一理也進脩一事也非二也故本體虛
明精察其義之微妙而入於神者德也德者業之本
也故曰以致用德外無業也隨事適宜處之安而無

不利者業也業者德之蓄也故曰崇德業外無德也
交養互發賢人之學可以致力焉者此也等而上之
則無所用力而幾非在我聖人之事也故以言其心
之本體則合一不測神也以言其心之妙用則推行
有漸化也神化也者聖而不可知也天道也其德之
至極而無以加者乎聖學之能事畢矣

書虞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
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堯德業之盛曰若者發語詞
言稽考堯功之大故曰放勳然功之大由其德之盛
故以德性言之欽敬而明通文理而思深安安而自
然也其全體如此是以前發於行實則信以恭持已
由中而出故曰允又能讓以與人力足以優為之故
曰克其大用又如此有此盛德之光華及於四方之
外格至於天地之遠然四表上下不過天下國家爾

故又言堯能明此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之大德故以之齊家則親九族而九族既睦以之治國而平均章明乎百姓則百姓昭明以之平天下協和萬邦而黎首之民皆於是而雍和其所謂被四表格上下者如此先曰克明俊德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不過體用一原爾夫堯之放勲必始於欽之一字大學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始於格物明德親民必在止於至善此可見古人之功業皆本諸身心後

世不先立其本徒以已之未嘗為者而強施之於天下此道學政術之分為二事而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也夫德性之得於天者堯與桀一也堯能全其本體故功德及於天下桀失其本體故惡毒病於四方存之失之皆起於自己一念之微爾伏惟聖明以堯舜為法而擴充之俾功德遠及天下幸甚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紀帝舜之德也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也哲智也溫 and 粹也塞實也玄幽遠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以言其德性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如堯之欽明文思也以言其行實則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如堯之允恭克讓也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濬哲則非淺露之智文明則非察察之明溫恭則非嚴厲允塞則非偽為矣皆以

形容舜德之自然也堯因四岳之薦命之以位自司徒百揆四岳以至禪受至於功業之大無非由此玄德中來於性分何嘗添得一分後之人君做盡暴惡亦何曾減得一分其初與堯舜性分一也孟軻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為人君者可不復其所以如舜者乎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臣若水通曰此益贊堯德業之盛也帝謂堯也眷顧也奄盡也蔡沈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臣謂其實一德之廣運也易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盛德大業至矣哉帝德之廣其富有之謂乎帝德之運其日新之謂乎故孔子曰巍巍乎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德同乎天故能克厭天心天乃眷命
之自唐侯特起為帝夫豈無所自耶由是言之天命
之去留係乎君德之盛衰為人君者可不脩德以永
天命乎伏惟聖明留神焉

臯陶謨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
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臣若水通曰此臯陶與禹陳謨於帝舜之前者也允

信也迪蹈也謨謀也臯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而君無不明臣之所弼者而君無不諧以其君德之明足以知之虛足以受之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庶明謂羣哲也翼輔也言慎於身脩則言行致謹慎於思永則深長其謀身刑于家則厚叙九族親親恩篤而家齊矣身刑于國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近者身遠者天下近而可推天下之遠者在此脩身一道也蓋身

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
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夫謨明弼諧由於迪
德敦叙勵翼可遠由於脩身為人君者可不脩身迪
德以為家國天下之本乎

商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臣若水通曰此仲虺釋湯之懋德也邇近殖聚也懋
茂也克能也仲虺稱成湯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蓋聲

色貨利所以壞此心之德者不邇不殖則本源澄澈
純乎德者如此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人
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
賞用人惟已謂好人之善若已有之改過不吝謂惡
已之惡不加乎身故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而不失
於縱能仁而不失於柔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之
民矣後之人君欲用人處已以彰信於天下者必自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始

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脩德檢身又推而至於
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
真可為帝王之法也歟

太甲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先王成湯也昧
晦爽明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伊尹言
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不
遑寧處蓋此心此理本自廣大高明氣習累之故有

昏昧於昧爽未與物接之時乘此夜氣清明更加澄
定大明其德坐以待旦其乾乾不息之誠如此也此
成湯日新之學伊尹為太甲言之仰惟聖明天授聰
明成湯之聖在所優為者宜法成湯丕顯日新之學
以致成湯正大光明之治幸甚

伊尹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脩身者身之
不善如敗度敗禮之事皆治去之不善之事去則德

允矣允信也允德者誠身誠意之謂德成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上下一理君民一心欲為明君者必協天下之民協下在於允德允德在於脩身脩身者去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伏惟聖明留意焉

伊尹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懋德之所從事者也先謂祖考奉者自祭祀以至於守成憲皆是思者存念不忘之意惟亦思也思考者興其愛敬之心則不

敢違其祖矣思恭者致其禮遇之誠則不敢忽其臣
矣思明者無所不見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矣
思聰者無所不聞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矣此
四者皆懋德之事而思之一字尤為要約故伊尹以
告太甲欲其致力於思以脩四者之德也蓋思者萬
善之原聖學之要故洪範五事其要在思曰睿睿作
聖中庸言至聖之德足以有容有執有敬有別而冠
之以聰明睿智蓋聰明睿智者思之神也故足以達

天德仰惟聖明擴聰明睿智之神務達天德以行王道天下幸甚

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臣若水通曰此亦伊尹告太甲進脩之言也新者去其舊之謂也心德本自光明惟氣昏欲蔽則失其本體故伊尹言太甲新服天子之命亦當新其德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

以日新也夫德之在人猶天行至健纔間斷便非一德故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堯舜兢兢業業文王望道未見湯之日新又新率是心爾後之人君欲致二帝三王之治者可不以新德為首務乎

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臣若水通曰此伊尹論取善自得之要德以心之所得者言其總統者也善以事之所發者言其實行者也師人之心德不若師人之善行為深切著明可警

發吾之心也師人之善不若得之於已合于吾心至一之理為萬善之本原也博而求於人約而會於己此聖學始終條理之貫後之人君欲求聖學者可不務乎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臣若水通曰此傳說告高宗以聖學之言也遜謙虛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勉也允信也懷念也

茲此也指所脩之理而言傳說言為學之道在遜其志而謙虛以受善既知其善又當時時而勉之所謂學而時習之也如是則習熟而悅其所脩之理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由是又加以篤信而念念不忘乎此理無少間斷則大本以立達道斯行道積於身不可勝用矣臣觀古之傳道自精一執中之後學之一字惟傳說始發之此一節又聖學始終之序至為精密伏惟聖明留神而深體之幸甚

周書泰誓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誓師之言也吉人者善人也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猶若不足也善者吾心之天理也此天理與生俱生頃刻不存則失其所以為人之道矣故終日乾乾猶若不足者為此故也

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臣若水通曰此平王命文侯為方伯之言也曰顯曰明曰昭曰聞皆指此心之德德即天理也此心本體

原自高明所謂明德也惟能敬慎則不為物欲所污
壞復其本然之明由是發之事業則為丕顯由是功
闕皇天則為昭升由是光被四表則為敷聞皆自此
心之本體發用非有他也在為人君者反而求之爾
豈遠乎哉

格物通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二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進德業二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

臣若水通曰周公戒成王脩德而曰永言配命者何
盖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命即天理也天理者即吾
心本體之自然者也未發即性已發即情即道即事

之得其中正者也合而言之所謂德也故脩其德云
者以脩乎此而已然脩德不必求之高遠索之茫昧
惟顧諟天之明命察見此天理而誠敬以存養之戒
慎恐懼勿忘勿助自一念之存存以至萬事之應酬
無往而非此天理之流行則吾心之本體以全而盛
德以成是謂脩德之至矣嗚呼天理二字乃千聖傳
心之要法脩身格物之大端周公發之於此真聖學
大頭腦處也人主有志於聖學者其學諸此爾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臣若水通曰敬者主一之謂乃禮之本也曲禮三千
無一而非敬也苟一時不敬則皆為虛文故主一於
心而無事無時不敬可也由心而形於身則容貌之
端儼而若有所思則敬心存於容貌之禮矣由心而
發於言則辭之安定而不躁妄則敬心存於言辭之
禮矣由心而見於臨民之時脩己以安百姓則敬心
存於莅民之禮矣是則毋不敬自容貌而言辭而臨

莅德業交脩而敬以貫之脩身之要孰有加於此哉
為人上者所宜法焉

曲禮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臣若水通曰博聞強識開發吾之聰明也而讓焉則心
虛矣敦善行擴充吾之德性也而怠焉則行實矣
心虛則受善也無窮行實則進善也不怠知行並進
則德崇業廣此所以為君子也

禮運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

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臣若水通曰此言人情即指性之發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而以為田即此可耕治者也故禮者理也禮以治心者也理以治之則人欲日消如田之耕破草萊開土脈而可種矣義者宜也以制事者也宜以處事則道生不息體立用行如田之布種而可耨矣講學則訂去其偏而養其中正如田之治去稗莠而可收聚矣仁者天理之純本仁則衆德聚

於心如田之收成而可安矣樂者樂此者也學不至
於樂則不安終非已有故作樂以安之如田之入為
已有也此自得之學也自得之則居之安也於是乎
治性情之功畢矣由是觀之聖賢之學不過性情焉
而已爾性情者不過天理焉而已爾仁義禮樂學問
之功豈外此而別有所致力哉

玉藻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臣若水通曰玉者和氣之所鍾也天下莫不貴之者

以其衆善之備也君子有喪則廢去喪則佩將以比
其仁知禮樂忠信之德也語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
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先儒謂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惟陰陽合德者可以比之矣蓋有善比玉於君子
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所以貴純也曰有美玉於
斯韞匱而藏諸所以致用也曰瑾瑜匿瑕所以示廣
也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所以敦素也自古以來比
德於玉者多矣非德業純全者其孰能與於此

學記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臣若水通曰學何以知不足也師於人然後知己所未至也教何以知困也無以應人人之求然後自知困辱也知不足則必反求矣知困則必強學矣書曰惟黌學半故教學相長然後德業交脩焉

學記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學務本而已天下之本見大而
已大者天理之全體也以其得於心而言則謂之德
以其由於事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實而言則謂之信
以其發而當可而言則謂之時其實一大而已此大
本也不官者非一職可盡也不器者非一材可拘也
不約者信在言前也不齊者非可執一求也此大用
也大本立而大用隨之矣志本者學之至也大學曰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故學以務本為貴

樂記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學脩身而已脩身之事德業而已和志順正德之進也比類行義業之脩也德主乎心業見乎事體用合一之道也其於德也志之不正其性鑿也情流之也故反其情使合乎中而不至於流則性定而心志和矣其於業也行之不當心忽之

也故擬議於心比心而擴充之觸類而長之則行可成矣進脩之具禮樂而已姦聲亂色惰慢邪辟淫樂慝禮不使亂吾之聰明身體心術之微順正立而德可久業可大故義行而大用備矣

雜記君子有三患未聞之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臣若水通曰語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進脩知行貴及時也聞而學之識其所有也學而行之養其所

有也故知行並進則德日崇而業日廣君子有弗患
矣

經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
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
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
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皆
其序

臣若水通曰天地人物之理一而已矣故配天地兼

萬物照四海而無不感通者固其所同然也是故人
君之德業在所養而已矣故道仁義以養其心也聲
音以養其耳也居處進退以養其身也閑邪存誠此
德業之所以盛也百官萬事莫敢不正德業之至矣
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臣若水通曰仁人孝子之心盡分而已矣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所謂不過物也事親事天其道一

也是故可以言成身矣成身者德業之至也人君有事親事天之責者可不致力乎

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臣若水通曰道者天理而已學以見理為先則其趨不能已矣何者知之真也鄉道而行則亦中道而廢無真知者也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真知者也是故君子之學莫大乎體認天理是以進不能自己

緇衣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

臣若水通曰質猶實也畧猶簡也天理至約行之則一故曰畧多聞多志所以開發聰明而覺吾心之天理知也守所以行之也行之力故曰親切多聞多志即知之精也守而親之則行不支離則行之一也是故知行並進而德業成矣

冠義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

後可以治人也

臣若水通曰孝弟忠順道也何以言為人也道者人之所以生也可為人何以可治人也成己者斯能成物也是故人己兩盡而德業一矣

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臣若水通曰所謂本者何也天理是也吾心之本體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子之學惟用力於此隨處

察識而培養之則大本以立而達道行矣故曰本立道生然所謂本者何也人之本心也故指孝弟以為仁之本者蓋孝弟乃人之初心也乃人之真心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此天理之本體也朱熹曰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即此體認其真心尤為易得故擴充之則親親仁民愛物無不由此本心流出隨處貫通浹洽而天下之達道在是全體大用無虧矣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德業之大原而

學問之至要人君脩身以盡齊治平之道者不可不深致力焉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臣若水通曰此顏子之進脩所以造於聖人者也仰鑽瞻忽顏子初以心思想像聖道而無得者也博文約禮顏子得聖教而學之有得者也孔子曰吾嘗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在知行而
已博文而曰博我者開發吾心之良知也知也約禮
而曰約我者存養吾心之良知也行也皆謂天理也
故自詩書六藝以至於凡理之顯設者皆文也自三
千三百之致一以至天理之至要者皆約也亦豈必
既博之而後約哉隨博隨約察見天理而即涵養於
身心博約兼致知行並進而皆不離乎我我者本心
也天理也用力之久則天理自然呈見如有所立卓

然於前矣欲從末由歎未能有之於已也此章聖人之學最為切至希聖希賢者苟能心顏子之心學顏子之學尚何卓爾之地有不可到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仁者心之生理德之全也德之進學問思辨篤行而已故君子之於仁也學以覺之問以辨之思以通之篤志以存之則心存理得而仁在我矣此聖門之學知行並進之功也說者謂此未及乎力

行而為仁惑矣噫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然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後世徒區區於章句之末者烏足謂之文學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臣若水通曰易云君子以虛受人孔門之所從事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之進德脩業在虛而已故小賢則小虛大賢則大虛少

有未虛則子路之聞過未必喜大禹於昌言未必拜
大舜之取善未必其能樂也喜拜而樂焉皆本於虛
虛則能受益受益則能光大矣德業有不崇乎是故
君子之學固當虛其心以為進脩之地欲致其虛者
非深見道體之無窮則亦不能強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臣若水通曰廣居謂仁正位謂禮大道謂義皆天理也以其存於心謂之廣居以其履於身謂之正位以其行於事謂之大道其實一理也居之立之行之者皆體認於心身也得志與民由之同此理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藏此理於己也君子惟有此學故德業之盛而心純天理之公富貴貧賤威武外物無與於性分何足以貳其心哉夫天理在於一心之微爾謂之廣居謂之正位謂之大道而皆謂之天下又謂

之大丈夫許大德業皆本於一心道豈遠乎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之言明自得之學也深造謂造詣之深也道者進為之方如顏子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勿忘勿助是也博約者知行並進之功勿忘助者中正自然之法也如是則人心本體之中正有不

假絲毫人力而自然優游厭飫而得之於心矣心與
理一故居之安溥博淵泉故資之深體立用行故左
右逢源深造以道者自得之功居安資深逢原者自
得之效由是觀之古人之學惟在自得而已矣此心
此理人所同得後之學者惟不得其道爾子貢曰得
其門者或寡矣程頤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然則失
其道不得其門雖竭終身之力不能至於自得矣可
不講乎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臣若水通曰人心與天地萬物同體故其理無不備於我也上智之資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誠純乎天理人已兩忘天地同體故曰樂莫大焉此仁也其次則如其心一念善端之萌體認擴充以求復天理之全體故曰近仁此知之成功一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言其

理一也有志於德業者尚其擇諸

中庸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

臣若水通曰知仁勇達德雖有三者之殊求之吾心惟此天理而已見之分明即為智存之純熟即為仁行之果確即為勇非有二也然此何以至之哉在好學力行知恥而已故困知學知者學問思辨求覺乎天理雖未及生知之大知然而去知不遠矣勉行利

行者加篤行之功存存勉勉而不間雖未及安行之
至仁而去仁不遠矣不能不愧忤於天人而以不如
仁知者為恥雖未及於聖人之大勇然而有奮發果
敢之志而去勇不遠矣所謂近者何也以其理之一
也由是而不已焉則知仁勇之域可至矣學者知此
好學力行知恥為入德之門則達德立而達道行所
謂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之要在是矣於脩身何有哉
此進德脩業之大端孔子為其君哀公告也然則為

人君者其可以不知乎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告哀公以明善誠身之道也五之字皆有所指即天理是也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者皆求察見乎此而已矣謂之篤行即時察見即時
操存自念慮以達於事為皆是也豈學問思辨之外
別有所謂行也哉故曰知行並進者如此或謂今日
知明日行或謂讀盡天下之書窮盡天下之理然後
行徒見其支離間脫窮年卒歲無力行之日也弗學
以下因上言其目而此言其下手處也學問思辨與
行弗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而不措至百倍其功者
乃所謂學之博問之審思之慎辨之明行之篤也能

盡其功則雖困者且知勉強者且能而況學知利行者哉愚而明柔而強氣質之變化也故學在乎變化氣質而已變而化之則士可賢賢可聖聖可天矣魯之君臣能然則亦文武之君臣而文武之政可行也惜乎魯哀徒羨其言而不行遺千載之一歎耳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臣若水通曰此子思言脩德以凝道之功也性即天

命之性此德性至貴忘之則忽助之則褻皆非尊也
勿忘勿助尊之至也道由也由乎學問乃有以知其
德性之真也佛教亦言心性以不事學問故差也蓋
尊德性行之也道問學精之以知也天下未有不精
於知而能行之不差者也廣大高明心之本體禮即
理也皆謂德性也致之極之敦厚以崇之皆以在心
而言所以尊德性也精微中庸舊聞皆心之應事者
盡之道之溫之而使日新所以問學也在心為性在

事為學尊德性為行道問學為知知行並進心事合一而脩德之功盡矣德脩而道自凝矣此聖門合一之學後世支離之弊寔興朱熹與項平父書曰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道問學為多臣謂二者會其全無獨用之理也雖以朱陸大儒未免此說而況於他者乎有志於聖學者誠不可以不講焉

格物通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二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進德業三

左傳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仁人無敵於天下盖言有仁則

強弱非所較也齊之於魯猶齊魯之於郕也其大小
強弱之不敵較然矣以齊魯之大而可加於郕之小
則夫以齊之強而可加於魯之弱也不難矣向使魯
莊計不出此徒欲以逞一時其不為郕者幾希不用
慶父之言而惟脩德是務則固已無敵矣是故君子
善之

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
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臣若水通曰宋襄急於求霸不顧省德惟務伐人圍曹之役是也至於鹿上之盟反欲以小國爭盟公子目夷之所憂以為禍者其證成矣子魚之言雖不見用然其引文王之事則固可法然子魚之意蓋欲以善服人而文王則脩德而人服者也進德業者又不

可以不辨

宣公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
遂服于晉秋會於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
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
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臣若水通曰成猶言和好也欒函地名召謂召其來
會也非德猶言寡德也前此卻成子為趙宣子謀者
善矣特其言爾今觀不欲召狄之會乃欲往而從之

拳拳以勤為言則以身踐之非徒能言之而已也用
此道也雖得志於天下可也于衆狄也何有

國語周語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國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
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

臣若水通曰齊一也衷中也馨香芳香之升聞者同
猶一也夫人君之德所以協上下而致休徵通于神

明者一理之感應然也故夏興而祝融降於崇山商興而檮杌次于丕山非其大驗邪內史謂莘神降以觀德政有天下者可不務脩德政以為天地神之主乎

周語富辰曰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餘寧百姓令聞不忘

臣若水通曰富辰周大夫也三德仁義祥也有此三德則福利民至理之自然非為三者而後脩德也周鄭兄弟之國也武莊之平桓有大勲勞者也如以游孫伯之故而棄之則周亦不義不祥不仁矣尚何以昌其業乎是故光有天下而令聞赫然必其謹是三德者也為人君者其可不勉諸

晉語范文子曰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

臣若水通曰大學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故古之明王必文德脩備然後遠人來歸方物畢至反之則憂在我矣奚其樂此厲公伐鄭文子止之以見惟德為能動人也伏惟皇上為天下四方之主而四夷各以方物入貢豈非聞風慕義而來乎惟益脩德以賓服之幸甚

晉語范獻子曰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

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臣若水通曰學以成德德以潤身是故可以知本矣
范獻子以人猶木也學猶枝葉可以庇蔭得矣惜乎
不知枝葉之暢茂由於根本也語曰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是故道生則仁民愛物而可以保蔭四海矣
故人君求聖學以脩德以庇天下不可以不知本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告漢武帝引魯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

在乎加之意而已

臣若水通曰心學之不明也久矣是以道化不明而卒無善治高明光大吾心之本體也加之意在反求之而已耳仲舒之告武帝誠知德業之本矣他如一則曰王心未加焉二則曰設誠於內合而觀之豈非以二帝三王之心學望武帝乎惜乎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蔽固已深矣

漢光武中元二年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

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日
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
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臣若水通曰夫學所以進德業也光武雖孜孜經術
惜乎徒事講說不能體於身心而明善誠身之功未
之聞也然榮固徒事稽古者也格心之學引君當道
而志於仁者則榮非其人爾故光武雖光復舊物身

致小康然父子夫婦君臣之間不能無可憾者焉後之人君欲進德脩業者請自明善誠身始

漢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上自為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

臣若水通曰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蓋言德業不可不兼進也宋儒胡寅曰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

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受業專門章句不知脩身治天下之大義故其君之德業止於如是臣愚於顯宗未見其為德業特為一時之美觀爾向使顯宗以其尊師重傳之心榮有格心之輔脩德以為之本講學以為之資德業合一太甲高宗何尚焉而君臣之間皆不能然未幾崇信西佛而遣使求之佛入中國自永平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夫德業在心術之微其端一而已爾顯宗事
異端壞心術可謂之德業乎仰惟聖明好學不倦立
心以為德業之大本而講學以培養之則高出百王
矣天下幸甚

漢章帝元和二年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于東郡太守
汝南張酺及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史並會庭中帝
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若水通曰宋儒真德秀云章帝尊經事師不愧前

人又惜其以嚴憚不得久在左右所以輔成德業如是而止臣謂德業生於心者也尚書所載皆帝王脩德業之要張酺徒能講說而不能啟心沃心以輔君德豈非格心之學未聞乎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吳主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爾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

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臣若水通曰權語蒙以學是矣但其所謂學止於涉獵讀書爾而孔門默識德行之學未聞曾是以為學乎雖然蒙就學未幾而論議驚人亦其氣質之小變邪抑其矜伐之心形於詞氣所謂以學問驕人者非邪雖曰學臣不敢信也宋儒胡寅謂權蒙皆以學進

而大其益過矣夫權奸雄之邪心未損豈古人之所謂學易之所謂益者乎

晉武帝泰始九年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礪節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

臣若水通曰成湯懋德不吝改過聞過非難改過為難改過非難而不吝尤難周處聞父老三害之言除蛟虎以自勵其行可謂勇於改過而得處仁遷義之法矣以其果敢之資苟自得師聞孔孟之學則下為子路上為成湯其德業可量邪而師機雲下不過辭章記誦上不過節行不聞大道之要豈非學負其質哉

陳文帝天嘉四年周太傅燕國公于謹對周武帝曰去

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

臣若水通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于謹以為立身之基是也殊不知言心聲也行心迹也言行由中則發皆天理而動無不善若徒求無過於三思九慮之間誠使發皆中節亦謂之克伐怨欲不行其誠偽何如也此何故歟不見天理故也孔子曰言顧行行顧

言顧也者其體認天理之謂乎

唐太宗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臣若水通曰太宗聚書於弘文館選文臣以更直講論古今亦云盛矣其果古之博學審問之謂邪帝王之學格物而已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

隨處體認天理以格物者也豈徒講說而已邪太宗
不知大學之道群臣皆非正學之人而昧聖學之本
故學不純而心不正治不古以雜于霸有由然矣伏
惟我祖宗有君臣同遊輪直文華講習文樓之典甚
盛舉也仰惟皇上聖學日新今年盛暑不以例輟講
廢學詔日講經筵官日各輪一員入直文華是能復
祖宗之舊章而唐不足論矣臣愚謂人君之學貴知
本也方今道學漸明之時正心一德之臣布於中外

四方苟選取入京以本官兼文職俾之入侍日講經筵之班則其誠意德氣亦足以薰陶涵養而正君心矣誠為莫大之益天下幸甚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博奧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

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臣若水通曰魏徵虛之一言庶乎知德業之本矣虛明者心之本體也亦在乎盡心與否而已譬之鑑焉今日明燭妍媸非加光也不翳於塵爾明日一物莫燭非始無光也蔽之深爾君子能去其蔽光者則本體自見矣是之謂盡心而知性隋煬帝知是堯舜非桀紂心之本體有時而明然而身口頓異身為桀紂陷於亡而不知非其慾蔽之深乎揆厥所由惟其不

學故無以成其德業爾或曰煬帝著書三十萬卷謂之不學可乎噫不立其本而徒事夫文詞之末雖曰充棟祇足以為惑爾奚學之云學也者其聖狂之判乎

唐太宗貞觀三年十二月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泣衆

臣若水通曰魯子此言謂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則此乃孔門之學所從事者也蓋學以虚心受人為本唐太宗之問可謂善矣穎達者宜以此義開其君之心心虛則善日生帝王之學可基矣不知出此徒具訓釋以對遂使論語之義晦而孔門之學不明也噫有君如此而不遇格心之臣以佐之此太宗之所以多慚德而貞觀之治不克終豈非輔臣之罪哉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

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臣若水通曰太宗以殿屋喻治道且戒慕竒功變法度而又本於其德之恒若太宗可謂知進脩矣向使當時有知學之臣將順其美必曰屋以基為本如道以心為本帝恒德之言若知本矣屋之椽瓦之損小而基崩之害大人君之治法度之損小而壞心之禍大心恒則德恒德恒則無法度之變矣德業之成豈

至貞觀之不終乎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陸贄上疏曰臣聞仲虺贊成
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
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
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
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
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

臣若水通曰改過遷善進德之基也陸贄以是而告

德宗可謂對病之藥矣惜乎剛愎自任而不能此其所以卒成亂階也歟

賈誼新書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

臣若水通曰仁義禮信人之性也性也者心之理也是故心性感於上而民心應於下其心同也故進德

脩業存之於身孚之於家國天下之人而治道具矣
可不重乎

劉向說苑曾子曰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
君子脩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
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

臣若水通曰立志脩身居仁由義君子之德業備矣
禮也者理也體用之貫也故在心則志立在身則身
脩在事則仁義而無貪欲怠慢爭亂之邪焉何患乎

德業之不成哉

陸贄奏議曰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垂旒黻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涵不示威
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
德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德與天同體者也與天同覆而
無外與地同載而不遺與日月同明而不蔽與雷霆
同威而不怒所以復德之本體而配天者也其德崇

矣其業廣矣脩之者非在乎他在吾心之本體始爾
伏惟皇上加之意焉因陸贄之言而求之本心廓天
地日月雷霆之德以治天下幸甚



格物通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

二十九至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蕭華

謄錄監生臣席大賓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二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進德業四

宋太宗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爾每暇日則問呂文仲以經義王著以筆法

臣若水通曰宋儒周敦頤有言聖人之訓入乎耳感

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黃庭堅亦言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馭我則釋卷而茫然程顥亦以博記為玩物喪志此三言者真讀書之要法也傳說告高宗學于古訓古訓豈可不學然學之亦有道矣盖心存則志定志定則我立我立而觀書則聖人之訓感吾心養吾志焉往而非益若我不立心志不定則逐書而移書亦物爾其喪志也必矣人君有志於學古者其深思之

宋太宗端拱元年夏五月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
三館書籍置其中以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
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
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
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
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臣若水通曰心者進德業之地也澹然無欲則心正
德崇而業廣奸佞遠而賢人親矣豈但嗜好不形奸

佞不入而已哉但云所好者讀書讀書以明心非以
溺心也苟不善讀則程顥以博記為玩物喪志者同
一欲爾而君之德業豈不荒矣乎惜乎李至諸臣未
聞聖學之要無以究無欲之本周敦頤曰一者無欲
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
則溥明通公溥其聖矣乎然則古人成敗之理在吾
心之著龜矣

宋儒周敦頤博學力行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

為學知道使二子顓頊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顓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

臣若水通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欲成其德業者不可
以不學而學不可不知其所有知其所有而真見焉
則仲尼顏子之樂在我其學之進自有不能已者矣
周敦頤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臣若水通曰脩謂治而去之也悖者逆也之字指太

極而言即天理是也聖人全體太極無非中正仁義之至矣君子未至於此則敬以脩之人心之天理本自完全何待外飾以益之但為私欲污壞爾故治而去之去其私欲而天理自全所謂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則天人協應而動罔不吉矣小人不知天理而悖逆之則縱欲害身而動罔不凶矣君子小人吉凶之別在於脩與悖而脩與悖在乎一念敬肆之間而已矣為人君者其可弗思也哉

周敦頤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
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
可窮之謂神

臣若水通曰仁義禮智信皆人之得於天以為德者
也德即性也性即理也理一也自其惻隱之心而愛
人則謂之仁自其發而當宜則謂之義自其所履而
理則謂之禮自其通達事理則謂之智自其存之而
實則謂之信皆天理也天理在心渾然而不可別發

而後五者別焉性此而安之則聖矣復此而守之則
賢矣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
人之神矣然而千聖千賢同此心也同此天理也更
何別心別理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又曰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所性所反所不可知只此一理
爾途之人之心亦只同此理爾後之人君何憚乃讓
其與堯舜湯武之同然者而不為堯舜湯武之德業
乎

周敦頤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臣若水通曰恐恐畏懼之意實者實有也譬之形也名也者名其實也譬之影也實有而名名之如形之有影天理之發見也無實而名焉其能無愧恥乎君子忠信內主而德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業脩德業合一內外夾持所以篤吾實也德業未著而畏人知恥名過其實也人君好大喜功而不以實勝

為務則直諒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何以成盛德大業於天下哉故曰好名人主之累

周敦頤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道德也者吾心之天理也以其得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於事故謂之道一而已矣人之所以為人而與天地參為三才者全在於是故曰至尊至貴又曰至難得者人此理人人同有然喪失者多

是自棄其至尊至貴之寶藏而失其所以為難得者
矣故人之所以為難得者以其全復至尊至貴之天
理而有之於身而已矣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億兆之
上是可謂至尊至貴者也然因其所至尊以求諸吾
心之至尊因其所至貴以求諸吾心之至貴則大德
受命而安富尊榮於無窮矣

周敦頤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

臣若水通曰朱熹云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臣謂果者知之真確者行之篤知行並進果確一心則難者易矣何難之有此進德脩業之要學者不可不知也

程顥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臣若水通曰程顥定性書中此數言為一篇之體要皆是本體亦是功夫體用一原故性無內外只是一個定體故動而非隨之往靜而非隨之來故曰定又曰無將迎無內外蓋其本體一定故也學者當察見

此本體而存之內外兩忘無動靜往來之間而本體
澄然常定大學言知止而后有定者此也大抵只是
體認天理一言盡之矣伏惟皇上留心問學兼脩德
業體認而躬行之幸甚

程顥劄子有云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
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
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
下也

臣若水通曰二帝三王皆有師傅賓友者非為美觀
虛設也蓋以非師友無以成其德業也師友者所以
開君之聰明而養君之德性者也故自天子以達於
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能獨成也故古之舜禹文武
或學於務成昭或學於西王國或學於太公或學於
伊尹是故聖益聖而治益隆也後世不知出此雖具
其官而非其人或用其人而不師其道徒為虛設宜
其德業不成而治之不古若哉書曰能自得師者王

謂人莫已若者亡成敗之決皆在於此也伏惟皇上
師法往古以重師傅之任則天下將蒙其休澤矣
張載曰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則雖
未加工思慮必常如此積久自覺漸變

臣若水通曰學求其不疑而已學問思辨所以求不
疑也不疑則洞見本體而天德日進矣然見之真則
行必至知行不離者也夫然後可以語變化矣書曰
王忱不艱言見之真則行必至也載謂不疑則德進

深明易簡之學矣但謂大本不惑雖未加工意思必
常如此似分知行為二矣且思慮常如此而積久之
非工夫而何此又不可不知也

朱熹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盖有未及省察
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理明則異端不能惑
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

臣若水通曰朱熹明理之論至為千聖千賢大頭腦
處理者天理也體認天理則天理日明德可久業可

大盖有本者如是也其不及省察亂於流俗惑於異端而不免千里之謬者皆由於無隨處體認天理之功爾故體認天理而學問之道畢矣學問之道畢而聖賢之事業成矣從事於斯者其勉旃哉

張栻作靜江府學記云天之生斯民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

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地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

臣若水通曰人之同有是心則同有是性同有是性則同有是事宋儒陸九淵曰宇宙內事即已性分內事已性分內事即宇宙內事言其理之一也盡心則盡性盡性則盡事盡事則盡事天之道矣是故君子有講習進脩之功所以存此而已心性與事離而二之是二乎天矣德何由而進業何由而脩哉噫弊也

久矣人主欲盡事天之道當自盡心始

臨川吳澄曰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者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

臣若水通曰人之氣質一而已矣中正者則道也偏而邪者即非道也故學之道不過變其偏以歸之中正而已矣學而不能變化氣質又奚庸於學哉是知人不可以不學而學者所以為道也記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質之變也學者其可不加百倍之功也哉

國朝乙巳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太祖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脩太祖

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脩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太祖待士之盛臣若水通曰遜志時敏則德可久業可大而況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者乎宋濂身處江湖心存廊廟致書世子勉以自脩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若宋濂者可以當之矣此為人臣者之所當法也易曰進德

脩業欲及時也仰惟皇上春秋鼎盛好學不倦宜推此心上法皇祖之訓及時勉進德業以隆治化永不基于億萬年幸甚

丙午五月皇祖命有司訪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

事思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臣若水通曰伏觀我聖祖命有司求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觀覽而拳拳以聖賢之學為言切至矣夫聖人之治本於一心聖人之心見於六經故學六經者所以因聖言以感吾心而達於政治者也後世之學乃以經書資口耳言語之末讓聖賢之道而不為得非買櫝而還其珠之謂哉法皇祖之訓脩聖賢之德業

以一洗士習之陋誠在今日矣

洪武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顥等以次講畢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服行儒道立儒教率天下後世皆欲歸于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

使諸生咸趨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
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
賜宴竟日而還

臣若水通曰我皇祖中正之訓深契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相傳執中建極一貫之指矣又嚴儒者名實之
辨而以表正之責歸之師儒以為諸生脩德業之規
誠開一代道德之原也夫何後之士習日異貴名而
賤實崇末而棄本溺於記誦辭章之習連篇累牘皆

仁義道德之言至於躬踐其實則羣非之其亦異乎
皇祖之訓矣伏惟聖明留意焉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上嘗命儒臣
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為註至是成召
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道也所以
叙彛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
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
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

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臣若水通曰洪範一篇帝王之學三極之道備矣皇祖註解以揭於座右所以垂帝王相傳之道統以佑啓於萬世者至矣聖明繼皇極之統宜憲章祖述以為德業久大之圖焉

永樂十二年二月百官奏事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慨然歎

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善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臣若水通曰勤儉美德也神禹大聖孔子稱之不過惡衣服卑宮室菲飲食而已然則聖人之所以聖亦不外此爾我太宗文皇帝克守先訓惟恭儉是尚非盛德者能之乎書稱克勤克儉聖子神孫宜念茲在

茲也哉

國朝英宗皇帝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足疾亦跪而拜拜畢省奏章復謁八廟禮畢視朝退即朝母后復出親政務有關大臣者召而訪問商確復省章奏乃回宮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大學士李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上又曰朕至申初復省章奏暇則聽

內政至晚而休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陛下持此不衰可以為堯舜之君矣上曰如此亦有何勞否則便於安逸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臣若水通曰昔堯之欽恭舜之兢業禹克勤克儉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英廟是事也有衆善焉拜天謁祖孝也惡衣惡食儉也省奏清問而以宴安為戒勤也此其所以克終厥德視古之帝王無愧

焉

國朝英宗皇帝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如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曰然

臣若水通曰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古訓者典謨諸書皆是也然徒誦其文而不能體其實則亦何獲之有夫傳說之所謂學者覺也於古訓而覺我之心則非徒知之亦力行之矣此體行之說李

賢所以為英廟勸與惟陛下留意

格物通卷二十九

焉

國朝英宗皇帝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如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曰然

臣若水通曰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古訓者典謨諸書皆是也然徒誦其文而不能體其實則亦何獲之有夫傳說之所謂學者覺也於古訓而覺我之心則非徒知之亦力行之矣此體行之說李

賢所以為英廟勸與惟陛下留意

格物通卷二十九